



我给母亲读文章

○ 刘爱新

母亲今年六十九岁，身体还算健康。我基本每个周末都会回老家看望她，陪她吃顿饭、说说话。每次回到家母亲都会很高兴，忙着给我做好吃的，把村里的新鲜事告诉我。

上个周末，我又像往常一样回到老家。到了屋里，和母亲说了会儿闲话，忽然母亲问我：“听说你最近写了篇关于咱村的文章？”我很奇怪，母亲又不识字，咋关心起这个来了？我问她：“你咋知道的呢？”母亲说：“村里好几个人对我说了，说你的文章登在微信公众号了。我不识字，也不会看，你文章里面没有写妨碍街坊邻居的事吧？”我赶忙宽慰她说：“没有。就是写了西边大河（我们村对卫河

的俗称）的事，还有我二爷、我爷爷当过八路军的事。”

看母亲还有点放心不下，我就说：“娘，要不我给您把文章读一遍？”母亲高兴地答应了。我又逗她：“听了要多提宝贵意见！”母亲笑着点点头。我就把写的那篇《家住卫河边》给母亲从头到尾读了一遍。读完问母亲：“里面说的都是真事吧？”母亲点头；我又问她：“里面没有说妨碍街坊邻居的事吧？”母亲又点点头；我顺势打趣道：“我给你读完了，你给提宝贵意见吧。”母亲的眼角漾起笑意，说：“我一个字都不认识，有啥意见可提的？”话音未落，笑声便充盈了整间屋子。

一会儿，母亲又问我：“前几天你表

妹来，说你还写了一篇有关你奶奶的文章？”我点头说是。母亲说：“那你也读给我听听呗。”我说：“这篇文章写的是怀念我奶奶生前的一些事，你容易伤感，还是不给你读了。”母亲忙向我保证：“你读就是了，我保证不伤心。”

午后的阳光斜斜地透过窗棂，落在母亲膝头的粗布围裙上。我读着读着，忽见她的一滴泪无声滑落，在围裙上晕染出一朵深色的花。我连忙停下来，说：“你看你，说好的不伤心，这是咋了？”母亲低头揉了揉眼，嘴角勉强牵起一丝笑：“你这文章写得……倒像是把你奶奶从老照片里唤出来了。”她声音微颤，粗糙的指节无意识地摩挲着围裙上未干的泪痕。

我忙转移话题，说：“娘，我还写了一篇那年我考上大学的文章呢，你想听听吗？”母亲说：“好，好。那年听说你考上大学，我高兴得话都不会说了。快读给我听，看你咋写的。”我就给母亲读起《我的求学生涯》来了……

年近古稀的母亲，身体和精力已大不如前几年了。多年繁重的农活拖垮了她的身子，腰腿疼痛早已是家常便饭，近几年又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。我们姐弟三人最大的愿望就是她每天健健康康、快快乐乐。

我真想每个周末都能给母亲读文章，让那些字句像卫河的水一样，缓缓淌过她的岁月，直到永远，永远……

与古人平分一盏秋

○ 叶正尹

立秋后的黄昏，天色暗得早。我坐在窗前，泡了一壶老白茶，热气在玻璃杯壁上凝成细密的水珠，又缓缓滑落。书桌上摊着一册《中国古典诗词选》，纸页微潮，像浸过夜露的梧桐叶，一翻就有秋声。

窗外，一两片梧桐叶提早辞枝，如试探秋意的信使，风一吹，便轻轻拍打窗棂，沙沙作响。茶烟袅袅中，那些诗句仿佛有了温度，从纸页间站立起来。我忽然想，秋日总是这样，凉意渐生，却让人忍不住想分一半出去。分给谁呢？或许，是分给千年前同样数过梧桐落叶的人。

随手翻开一页，“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。”随之指尖已翻到东坡的《西江月》。同是写秋凉，一个系着孤舟怀故园，一个斟满大梦叹人生。这册诗集竟似一间老茶馆，各朝文人挨着

坐，共用一套茶具，轮番往里头冲泡自己的秋心。读罢，抬眼望向窗外，恰好瞥见邻家院角的几丛黄菊，在暮色里微微摇曳。不知老杜当年写此句时，是否正在简陋的草堂里，对着这样的菊花，思念远方的亲人？

指腹摩挲着温热的杯壁，忽然明白这茶盏盛着的不只是茶水，还有千年来沉淀在诗句里的月光与霜色，那些被文人反复摩挲过的秋意，此刻正透过纸页，将我的指尖也染得微凉。再翻，又见苏轼的《西江月》：“世事一场大梦，人生几度秋凉。”茶汤由琥珀色转为浅褐，叶底蜷曲，恍似倦怠的舟，浮沉间恰如载着未及言说的别绪。想起前几日与老友分别，他南下发展，我留守小城。秋凉未至，人已先散，倒真应了东坡这句“秋凉”。

掩卷沉思，突然惊觉，我们已很久不曾这样细品秋天了。玻璃窗阻隔了凉意，窗外路灯次第亮起，将夜色映成另一种白昼。古人的秋，是“万里悲秋常作客”的羁旅，是“银烛秋光冷画屏”的静思。而我们与秋天的对话，常常止步于天气预报的提示。

可奇怪的是，当指尖触到这些诗句时，那些被遗忘的秋意，竟一下子涌了出来。这大概就是文字的魔力，它让两个时空的人，得以促膝长谈。茶盏这边，是待办事项和日程安排；茶盏那边，是驿站的马蹄声、寺院的钟声、江上的渔火。

读至“采菊东篱下”，不觉已对着窗外发怔。邻家的菊丛在暮色里越发朦胧，恍惚间竟分不清是陶公的东篱移到了我的窗前，还是我的目光穿越千年落进了他的诗里。这种物我

两忘的错觉，或许就是古人说的不知周之梦为蝴蝶，还是蝴蝶之梦为周。他写下这句话时，至少那一刻，秋光属于他。

而今日我读到此句，那一刻的秋光，也分了我一半。茶温尚存，叶影犹绿，盏底沉淀的岂止茶叶，分明是千年文心熬煮出的精华。那些被反复吟咏的梧桐、残菊、孤舟，早凝成文化的琥珀，而我们啜饮的每一口，都是尚未凝固的秋声。

合上书页，却见一片梧桐叶粘在窗玻璃上，这枚金色的书签，正标记着两个时代共同读到的那一页。古人将秋色焙入诗行，犹似制茶般揉捻发酵，我们冲泡时，那沉淀的韵味依然回甘。茶温尚存，灯影犹暖，而窗外摇曳的树影，已渗着秋意的微凉。

连载 38

布衣诗人谢榛

○ 武俊岭

二十一日这天，听说俺达兵正在焚烧德胜门，李瑋便带领手下五千之众，还有谢榛、尚武，前去观看。

离德胜门有两里多远时，便看见俺达骑兵像风一样来回奔驰。德胜门已被焚烧，火光冲天。京师城墙上的军士，呆呆地荷戈观望。李瑋率军往前又走了半里，听见俺达兵用半通不通的官话喊道：允许通贡，马上撤兵。不然，焚烧皇陵！

尚武纵马靠近李瑋，说，总兵大人，我们用骑兵冲杀一阵，你看行吗？

李瑋看看尚武，说，按说没有兵部的命令，我们不能擅自行动，但看着俺达兵这样猖獗，却按兵不动，真是窝囊。那就

按你说的办，先冲杀一阵，然后迅速撤离。

尚武拔出刀来。

李瑋对一个步军将领说，你们原地不动，保护好谢先生！

说完，便一挥胳膊，大声命令，骑兵跟上我，先慢后快，冲杀敌人。

两千骑兵分成几排，悄悄接近敌人。在离敌人半里远的时候，李瑋、尚武在前，大喝一声杀啊，闪电一般冲向俺达士兵阵营。

俺达兵近来骄纵惯了，自攻破古北口以来，一路烧杀抢掠，没遇敌手。在京师几个门楼之下焚烧喧哗，城里的军士也不敢出来。安营于东南方向的勤王之

师，好几天都无行动。不想这个时候，一支兵马突然杀来，于是便乱了阵脚。俺达兵仓促抵抗，与李瑋的有意厮杀大不一样。再则，李瑋、尚武两人勇猛异常，手下将士无不拼命向前。半个时辰，俺达兵死伤六百余人。李瑋兵马奋勇厮杀时，城墙上的军士举起刀枪呐喊助威。

李瑋见达到了效果，便一挥长枪，往东南方向退去。

俺达闻报，大吃一惊，上马来明德胜门前。本想亲自追赶，看到敌人行列严整地撤退，不免心生怯意。俺达知道，京师东南驻扎着五万余众，若去追赶，中了埋伏可就损失大了。于是，他返回大帐，继续拥抱着掠来的女人

取乐。

回到驻地，李瑋对谢榛说，尚武真是一员猛将，死在他刀下的俺达兵，有十五六个。

反正不少！尚武自豪地说。

谢榛说，看到你们快意杀敌，我的手只是发痒。可恨我不会舞枪弄棒。

李瑋说，你只管写好你的诗就行了。

七镇驻兵由防地匆匆赶来，没带多少粮饷。几天过去，干粮吃完，而兵部又不及及时供给。这样，七镇士兵就乱套了。他们开始往南行动，沿途抢掠食物。李瑋兵马只好随从大流，向南撤退。谢榛、尚武紧紧跟随。

（未完待续）